

# 猛犸待接收的符号

王晔

极到美洲，广袤的大地让猛犸象踏遍。似曾相识又迥然不同，那时的风声雨声列队而来，铿锵有力、回音阵阵，又或许百万年前的音讯原本就像回声。

要说这体验没一丁点儿被接近的可能倒也不是。曾有一个夏天，我面对一张本白的宣纸和一方朱印，跌入无法解释的感觉，并将那感觉勉强涂成几句话。而今，具体的句子模糊了，那强烈的感觉却在获悉达伦小组的研究成果后陡然重现——三十年后，再想起一头鹿，我试着复原那几行字：

栗红，是一头乱撞的梅花鹿  
青黑，是一支追赶的燕尾箭  
旧石器时代的草种  
飞散着不绝的雨星  
箭簇于呼啸的芒草丛中通过  
释放出所有的焦灼  
走不得的野草果树  
把粉白的花变成淡绿的果

在每一个纯真的瞬间  
鹿踩出曲折的脚步  
风叫，所以鹿才驻足、只半步  
原上无所  
圆日长悬  
闭目仰头  
它看见朱砂在眼帘边晕开  
而知觉紧随温暖的橙黄向天空攀缘

此刻  
瞬息而恒久的风落到这里  
草种呼啦啦跑出一地葱郁  
我说

空气里有樱桃  
拓印  
一张本白色宣纸上  
跳出那一头鹿

朱红

一方青褐色“石块”生着两根牙。他将这“石块”贴住右脸颊，咧嘴笑：“这是咀嚼面，就像这样。”2月17日，洛夫·达伦教授对着媒体的镜头比划猛犸象牙的位置，他的小组刚披露了破译的一串基因密码，来自120万年、100万年和70万年前的符号。

早先，俄罗斯古生物学家安德烈·谢尔在西伯利亚苔原永久冻土层里发现一些猛犸象牙。作为谢尔的合作者，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进化遗传学家洛夫·达伦领导的小组从这些象牙中解析出迄今发现的世上最古老的DNA。120万年前的研究将记录往前翻了一番。达伦说，这是回到了时光机上。

虽然听说过猛犸象化石和骸骨，对我而言，在陆上消失已万年的猛犸象实在只是画里的生物，遥远得接近开天辟地的岁月，有关它的传说仿佛又一则神话。如今，因为达伦小组的新发现，猛犸象谱系图具体起来，一群披着长毛的西伯利亚猛犸象眼看要在岁月的暗房里蹿过生命的显影河，有那么几只前蹄已踢开四溅的水花，黑屋内闪过白光和声响。而我在兴奋中瑟瑟发抖，必须躲起来，躲在一块石头背后，同时又按捺不住好奇。这几根猛犸象牙骨，真是了不起的骨头，竟被选作信息传递者。那一言难尽的一头猛犸象的破碎信息裹挟着那个岁月里许多生命和无生命的呼喊，在百万年后被几个人拼接并理解，传达和接收的双方是多么幸福啊。

我把这消息传开，好友评论：没错，历史靠数据考证，未来拼的却是想象，做的是开发。我羡慕这言语里积极的前瞻姿态，可还是觉得未必公允。过去、现在和未来，若非从我们的位置看，很可能就是散点透视下的巨幅画卷，并没有近大远小和庭院深深，相反是各个局部平行连缀的画轴。那上头，猛犸象群在，我们也在。历史里注满了今日的我们永不能全部知晓的想象和开发。

接收百万年前的信息，不是看到两小时前的微信留言，甚至也不是在藏书楼里偶然碰到两百年前两位默默无闻的牧师间的拉丁文信札！心有触动，遂将它们译为现代英文——像我的朋友约汉娜正在做的。接收并解读百万年前的信息是我推测的体验。理性上，我当然明白，达伦研究组的成果令人信服。可因为没有类似的日常体验比拟，我于兴奋之中默默尖叫：这真是真的吗？真是一百二十万年前的？这到底是什么概念！

无法类推的体验超越日常生活的全部焦虑和全部欲望。好像地球的那一卷长长画轴上，由支付宝和股市曲线图主导的局部不经意间卷入折叠，另一个“局部”意外地抖落开来：南非猛犸象300万年前离开非洲向北迁移，终于遍布欧亚大陆，成为更新世中后期地球上分布最广的陆上哺乳动物。这“局部”里，风吹万里、原野无边。从非洲到北

这几行字表达不力却还是让我珍惜，只有我知道，我让它承载的一份激动。我想提醒某一个并不存在的人，希望别的人也能感受一份激动：看哪，我真的看见，那些吹拂的风、那些蔓生的草、那些踩出的每一只脚印里的无邪、坦然和永远。其实最想提醒那头鹿，我早看见你了，看见你的天空和大地，倏忽已三十年。和科学家与百万年前猛犸象的交流相比，我和一头鹿的相遇不值一提，然而单从讯息接收的层面看，在我心里，两者并无二致。

科学家说，深层冻土中DNA信息分解速度变慢，所以古DNA的保藏时间才能这么久，不过即便保存下来，那些信息也会很零碎，需要细致的拼接和阅读。我不曾去过苔原，永久冻土有多么冻、多么永久不得而知。在二月里持续三周的气温在冰点之下，家门口的厄勒海峡结冰，海边的草地透着绿，踩上去硬邦邦的：地冻了、绿也冻了，总要到三月才会彻底解冻，苔原永久冻土的冷峻几可想象。大约一万年，猛犸象从陆上遁迹。生活在北冰洋弗兰格尔岛的猛犸象作为最后的那一群坚持到距今3700年前。从那以后，猛犸象以化石和遗骸的形式存在于石头和冻土里，等待和人类会面的一刻。

别光想着局部，想眼下和自我。每一个人的意识里，一定有一条绵延的画轴。

2021年2月20日写于瑞典马尔默

## 笔会

### 摄影师的婚礼

(油画)

达仰·布佛莱 [法]

哈罗德·布鲁姆曾说，你可以用莎士比亚去解读弗洛伊德，但不能用弗洛伊德来解释莎士比亚。套用这句话，我们似乎也可以说，后人可以用诺思罗普·弗莱去解读布鲁姆，但不能用布鲁姆来解释弗莱。布鲁姆回忆，弗莱出版研究威廉·布莱克的《威严的对称》的一九四七年，布鲁姆还是康奈尔大学的新生。《批评的剖析》成书虽然是一九五七年出版，但其中的许多篇章从一九四九年就开始陆续发表，产生影响。所以，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布鲁姆作为一名青年学者刚开始在耶鲁大学任教时，他把弗莱“当成圣者加以崇敬”。而到了二〇〇〇年，《批评的剖析》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第十五次重印时，封面的书名下面，“哈罗德·布鲁姆新序”赫然醒目，也许这时后辈的名声已经超过了弗莱。

布鲁姆的新序当然是这一版中译本（《批评的剖析》[加] 诺思罗普·弗莱著，陈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3月。下引该书，只注页码）的一大亮点。译者陈慧先生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二〇一七年第七期《读书》杂志，就是借由布鲁姆的这篇序言谈开去，比较全面地评介了《批评的剖析》。他指出，弗莱眼界宏宏，研究视野覆盖西方整个文学的创作经验和批评实践，力图从宏观上把握其演变轨迹，从而为批评界拓展了一个广阔新天地。《批评的剖析》全面公允地总结了西方现存各种批评流派的是非得失，突破了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即统治英美学界的“新批评”派眼光较狭小、观念较僵化的局限，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西方批评界带来多元化的新气象。《批评的剖析》的问世，是英美文坛上“批评理论完全自觉的标志”，用布鲁姆的话说，那个文学研究的“美好时代”就是“弗莱的时代”。

弗莱在《批评的剖析》第三篇论文中，提出一个著名的“向后站”的观点，他说：站在近处观赏一幅画，可以分析笔触和调色，与文学中的新批评的修辞分析大体相同；离开画面一段距离，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整个构图，可以着重于画面所再现的内容；如果我们在相当远的距离观赏一幅圣母画，“映入我们眼帘的则仅仅是圣母的原型”，“我们越往后站，我们就越能意识到它的组织结构”，“在文学批评中，我们也时常需要从诗歌‘向后站’，以便清楚地看到它的原型组织”（187页）。是的，弗莱“向后站”得足够远，远到两千年，把整个西方文学纳入其视野。弗莱的原型理论，虽然源自于荣格“集体无意识”、英美“新批评”等理论，但实际

### 近读录

# “往后站”，观弗莱

——读陈慧译《批评的剖析》中文版新版

祝晓风

上早已自成体系，反过来又对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等产生了重要影响。弗氏的原型理论，与他对文学的根本认识密切相关，他认为：文学起源于经验的可能模型，它所产生的是我们称作经典的文学模型。“文学不会演进和发展。在将来，可能会有副作家创作出和《李尔王》一样优秀、但并不与之相同的作品，然而，戏剧就整体而言，不会超越《李尔王》。只要谈及戏剧，《李尔王》就是它的代表；早于《李尔王》两千年创作的《俄狄浦斯王》也是如此，只要人类繁衍不息，这二者就是戏剧创作的模型。”（弗莱：《培养想象》，中国华侨出版社，2018，12-13页）如此洞见，在整个文艺理论史上，其实并不多。这个论断，还有他的“向后站”观点的重要性，在我看来，可以与布封的“风格即人”，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克莱夫·贝尔“有意味的形式”和伊瑟尔“隐在读者”等命题、概念等量齐观；而弗莱原型理论的体系之宏大，思想笼罩力之强，则胜过这几位。三十年前，我读贡布里希《理想与偶像》《艺术与人文科学的交汇》，就感叹佩贡氏学问淹博和其理论原创性与理论力量。就我个人感觉来说，弗莱的《批评的剖析》在学问淹博和理论解释力方面堪比贡氏著作。

二十世纪在西方文艺界被称为“批评的世纪”，各式各样的形式主义流派是主导潮流，而弗莱的《批评的剖析》则是形式主义文艺批评集大成之作，其理论不免也有形式主义批评的通病，那就是过于重视文学形式，不讲审美，更回避与审美价值直接有关的社会历史内容。布鲁姆《序》中通过对西方现行其他流派的批评，暗示弗莱也不讲艺术审美，这才是切中弗莱要害的评论。但在陈慧先生看来，弗莱比一般形式主义文论家高明的地方，在于他发现即使是艺术形式，也要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弗莱说，原型，即艺术形式的本源，“就是文学的社会方面，是可交流的单位，是构成人类整体文学经验的基本因素”。这样，

他自己就驳斥了那些“纯”形式主义文论家认为研究文学艺术必须对社会历史弃而不顾的见解。换句话说，弗莱作为一个求真的严谨的学者，在研究过程中，不自觉地接近了真理。陈先生既全面地研究分析了弗莱的思想，又接纳了布鲁姆对弗莱的批评，可以说，他是站在一个比布鲁姆更“向后站”的位置来观察弗莱与布鲁姆。

在《批评的剖析》问世之前的20世纪前期，西方文艺批评作为独立的人文学科自觉性已经在不断提升。但“新批评”仍大还还把文学批评看成是文学自身的附庸，韦勒克（Rene Wellek, 1903-1995）就说“批评总是低于创作的”。这种对文学批评的偏见直到弗莱这里才得到一个彻底的扭转和纠正。在《批评的剖析》中，弗莱把文学批评界定为“与文学有关的全部学术研究和鉴赏活动”，明确地说它既不是哲学、语言学等等的附庸，也不是文学本身的派生形式，而是一门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独立的人文学科。弗莱的一句话，道出文学批评与创作的关系：“批评的要义是，诗人不是不知道他要说什么，而是他不能说他所知道的。”（4页）但文学批评要“独立”，不是一句口号就能解决，不会“自然”发生，需要有人用批评实践和理论建构的实绩来完成。在这个过程中，显然弗莱就起了重要作用，或者说厥功至伟。批评的价值从何而来？来自批评的独立性，即文学批评是自成系统的一门学问，一项创造性的工作，它与文学理论、文学史研究是鼎足而三的，既密切相关，互相支持，但又有各自的相对独立性。没有大量有价值的文学批评实践，文学理论就缺少了一个重要的源泉，而文学史的撰写也会缺少一个重要的支撑。站在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对于文学批评的依赖，至少不亚于文学批评对前二者的依赖。批评的价值还来自于批评实践的有效性。弗莱的原型理论创立以来，已经被各学科的几代学者运用于自己的研究，其影响之广泛已经深入学术研究的日常。这就已经足以证明很多了。

译者陈慧先生是新时期以来最早一批研究、介绍西方文艺理论的杰出学者之一。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即在《红旗》杂志首先开先河，发表文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性地评介西方现代派理论，较为全面地评论其得失，在学界产生很大影响。一九八三年完稿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简论》（花山文艺出版社，1985）是国内较早较全面地评介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专著之一。一九八八年，他在花城出版社出版《弗洛伊德与文坛》，成为当年的学术畅销书。这些工作，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中国学界以一种平常心、学术心引进西方现代派理论起到了破冰开路的作用。针对当时国内照搬西方形式主义而认为联系社会历史的研究是“外批评”的流行思潮，陈先生清醒地指出，对外国的优秀学术成果的确需要认真研究、学习，但必须学洋而化，真正把握其精华，为我所用。

陈先生多年研究西方文艺理论，自然很早就关注到弗莱《批评的剖析》巨大的学术价值。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就开始研究、翻译此书，前后倾尽四十余年心力。一九九八年此书出版第一版中译本，由陈慧主译，作为百花文艺出版社“博学丛书”的一种；这套丛书还包括本雅明《经验与贫乏》，吕西安·戈德曼《隐蔽的上帝》和卢纳察尔斯基《艺术及其最新形式》等。《批评的剖析》当年一出版，就在学界有较好反响。二〇〇五年，陈先生出版了首次修订的第二版。以第二版为基础，译者又请知名弗莱研究专家吴持哲教授校阅，吴先生把弗莱近百条原注全部译出，并补充多条译注，为提高译本质量做出重要贡献。此后十几年，译者日拱一卒，精心打磨；另一方面，将初版本和再版修订本先后分送有关学者专家，请大家提修改意见，虚怀若谷，广纳众善。然后反复对照原文，在努力吃透全书精神的前提下，再修改定稿，真正做到了精益求精、后出转精。说此译本是十年磨一剑，一点不为过。这部译作之所以反复修改，就是因为译者清醒地认识到，翻译这样的经典学术著作，首先就是一种艰苦的工作，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不像近年有些翻译，译者没有很好地研究西方理论，没有在理论上将所译之书吃透，只能就文字表层直译，往往弄得译文比原文还要难懂。在一九九八年之前，弗莱《批评的剖析》的部分内容、个别章节有不同的中文翻译，编入大学教材或论文集集中。这次我为了写这篇小文，找来两种有弗莱《批评的剖析》小部分节译的中文本，对照英文原书，和这本最新的陈译本比较，不得不说，陈译的确全面准确，信达而雅，洵为佳作。

此译本在二〇一六年由我推荐给北京大学出版社。当时布鲁姆尚健在，为了求得其序言的版权，出版社专门与布鲁姆联系，得到概允。一晃又是六个年头过去，布鲁姆已于前年谢世。而我与译者相识已逾四十载，可以说是被陈先生看着长大的一个晚辈，在学术上自然也深得陈先生教惠多多。陈先生当年正值四十多岁的盛年，今年则已九旬高龄。光阴似箭，序如流。在此书出版之际，无论从哪方面讲，我都有义务为此书做点宣传。经典总是历久弥新。相信读者朋友会从这本书里得到知识和智慧的双重收获。



### 文史循证

# 俞凤宾的卫生启蒙教育

方益盼

上世纪80年代，在我求学的上海第一医学院，每逢周末舞会，男生们都会登上楼顶远眺徐家汇方向，一旦发现肇嘉浜路上飞驰而来的自行车队，就要相互“报警”，提防来自交大的“狼群”劫走我们的上医“女神”。

其实，早在1927年，交大就正式开启了男女同校模式，对两性交往的管理居然还拿捏得恰到好处，这与学校前期的全方位准备应该大有关联。女同学的生活区设置在校门拐角处，原是红顶巨商盛宣怀的私人物业，独立进出，方便女孩们的日常私密。流传至今的一帧黑白合影照片里，是1932年的在校女生，端庄旗袍掩盖不住洋溢的青春。

也。”也就是说，如果不及时投资运作这项功德千秋的项目，中国医学教育还得沿用外语教学几十年。最要命的是，临床诊疗实践中的对话困难，直接阻碍现代医学与国内大众的言语交流，所谓医患沟通瓶颈。

俞凤宾是科班接受现代科学训练的先驱，具备广阔的学术视野和严谨的逻辑思维。他知晓防病与治病的异同关键，如何布局群体防护与个体治疗，是现代医学必须正视的宏观卫生战略。所以，他有意出任交通大学医学校医，并非着重诊疗疾患等常规事务，而是出于保障青少年健康教育，为中国新生代普及生理和心理常识的深谋远虑。把俞凤宾作为交通大学生命学科建制的初创原点，史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